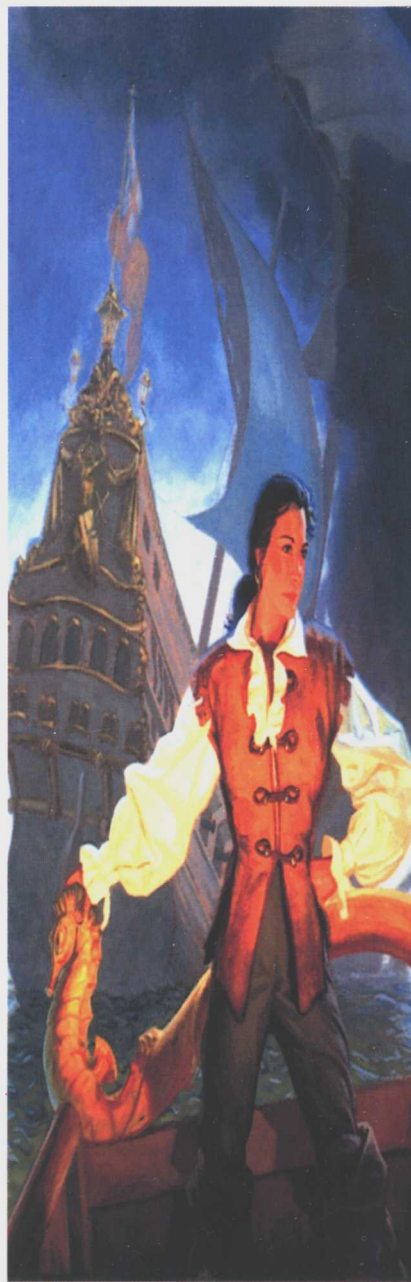


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

当代英雄

莱蒙托夫 ◎著

周启超 ◎译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当代英雄

[俄]尤·米·莱蒙托夫 著

周启超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雄/(俄罗斯)莱蒙托夫著;周启超译.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1

(世界名篇必读)

ISBN 7-5033-1748-5

I.当… II.①莱… ②周…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6347 号

书 名:当代英雄

作 者:莱蒙托夫

译 者:周启超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乔 玉

责任校对:焦金仓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6.7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48-5/I·1346

定 价:1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周启超

林林总总的外国古典文学长廊里，少不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这就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星光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天幕上，少不了一颗耀眼夺目的明星，这就是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年)。莱蒙托夫13岁开始写诗，一生中创作了四百多首短诗与多部长诗，其名篇《帆》、《童僧》与《恶魔》已经成为俄罗斯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使诗人莱蒙托夫足以同普希金并驾齐驱。“在才力上等同于、甚至超过普希金”。才华横溢的莱蒙托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还涉足于戏剧与小说领域。他的剧作《假面舞会》与小说《当代英雄》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真正的经典之作。就叙事文学而言，单有一个毕巧林，就使莱蒙托夫有资格被列为真正一流的作家了。

毕巧林何许人也？

莱蒙托夫在其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8—1840年)中所倾力塑造的这一人物，自降生于世已经有160多岁了。百多年来，不同的读者对这一个毕巧林的接受，真可谓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一个貌似高尚实则卑鄙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个

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这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之乐的花花公子，还是19世纪30年代进步的俄罗斯青年人的形象？这是一个智慧超群、最刚毅最聪明但无用武之地因而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叛逆者，还是一个“不因为善而期待报答，也不因为恶而期待诅咒”，一个“永远地惋惜着却没有憧憬，知道一切、感觉一切、看见一切、憎恨一切、蔑视一切”的“恶魔”？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批判激情，有忧患意识，但惰于实践，止于行动的“多余人”，还是一个高扬个性的自主自决，崇尚意志的绝对权利的“超人”？质言之，毕巧林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英雄”，抑或只是其牺牲品？是“唐璜”家族的一员，是奥涅金的兄弟，还是“尼采”的先驱？即便是在毕巧林与奥涅金这两位“多余人”的“典型”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相近或相同之处呢？——这一切，不同时代不同的读者的观点也是不尽一致，甚或是大相径庭的。

毕巧林这个姓氏犹如奥涅金一样，源于俄罗斯北方两条河流的名称。赫尔岑曾称毕巧林是奥涅金的兄弟；别林斯基曾断言毕巧林“这是当代的奥涅金，当代的英雄，他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奥涅加和毕巧林之间的距离小得多”；卢纳察尔斯基则认为，莱蒙托夫在其《当代英雄》和其他作品中比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贵族庸俗气度前进了无穷之远。艾亨鲍乌姆更明确指出，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与普希金的奥涅金相吻合的形象而构思的，而是与奥涅金相争论的；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而塑造出来的，也不是作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而是作为对它的某种抗议；奥涅金心灰意冷，毕巧林满腔怨恨，这正像奥涅加河与毕巧拉河是两条气质不同的河流一样，它们并行不悖，一条是平静地徐缓地注入大海，另一条则是源自深山峻岭而曲折迂回汹涌澎

湃。艾亨鲍乌姆作为苏联时期最有权威的莱蒙托夫专家,断然认为,问题不在于两者的距离,而在于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所开拓的两条艺术之河拥有分明不同的个性。

毕巧林这一文学人物竟然赢得如此千差万别的“面面观”,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一文学形象自身的生命力。俄罗斯古典文学画廊里的“这一个”,也是道不尽说不清,众说纷纭而让人莫衷一是的“活生生”的审美客体。惟其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细细想来,上述种种评论,均是读者对毕巧林这一立体的人物形象的某一侧面的观照,或者说,均是人们对这一经典人物活生生的艺术生命内涵某一层面的解读。每一种“如是观”,似乎都能在小说文本中或“互文”中找到其论据。理想的观照,想必是尽可能多地穿越人物艺术生命内涵的层面,而保持一种诗学上的张力。譬如,作者本人对其主人公所持的“若即若离”的审美烛照,就很值得读者一思。莱蒙托夫本人对毕巧林究竟是怎么看的呢?是揭露,是讽刺,是歌颂,是辩护?或者,他只是在“把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的内心隐秘公布于众”,因为“一颗心灵——哪怕是一颗最卑微的心灵——的历史,其令人好奇于人有利的程度,不见得就一定比整个民族的历史要差些。”

这又是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呢?

在《当代英雄》中,莱蒙托夫让其主人公毕巧林多方位地展现其“冷冰冰地观察着的头脑,悲戚戚地感受着的心灵”。在毕巧林的笔记中,我们看到毕巧林真诚地“把自身的弱点与毛病都无情地抖搂出来”:

“我在自己身上就感受着这种不知餍足的贪欲,这种要把我的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一切都吞噬下去的欲望;我观察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时仅仅遵守着一个视角:把它们看成是支撑我的精

神力量的养料。”

“我首选的一件快乐——让我周围的一切屈从我的意志；去激发起他人对自己的热爱、忠诚与敬畏——这难道不是权力的首要标志与最大胜利？去成为他人痛苦与欢乐的起因，而对此又并不具有任何名正言顺的权利——这难道不是那使我们的自豪得以维系的最甘甜的养料？幸福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得到了充分满足的自豪。要是我能认定自己比世上所有的人都出色，更强大，那我就是幸福的；要是人人都爱我，那我就会在自身找到永不枯竭的爱的源泉。恶滋生着恶；那原初的痛苦便提供着折磨他人来娱乐自身这种先例。”

“没错，还从童年起，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在我脸上识读出一些恶劣品性的标记，那些恶劣品性并不存在；可是，一旦有人把它们设想出来——它们也就生成了。我本来很谦逊——人们却指责我滑头，于是我就变得城府很深，我深深地体验着善与恶，谁也不曾爱抚我，大家全都欺负我，于是我就变成一个爱记仇的人；我小时是阴郁的——别的孩子性情快乐而夸夸其谈；我觉得自个儿比他们高明，——人家却把我看得比他们低劣。这样我便变成一个易于嫉妒的人；我本来是准备要热爱整个世界的，——可是谁也不理解我，于是我就学会了憎恨。我的没有光彩的青春岁月，是在与自个儿与社交圈的搏斗中逝去的；由于害怕嘲笑，我便把最好的情感都埋藏在内心深处，那些情感也就在心底枯死了。我诉说真情——人们不相信我，于是我就开始撒谎行骗；在好好地了解社交内情，下功夫熟悉上流社会的内幕之后，我便深谙人生的学问。于是，我看到别人不凭本事也能活得很幸福，不费心血也能享受到我正在这样孜孜以求的那些好处。于是，在我心中就萌生了一种绝望——不是那种人们常用

手枪枪口去医治的绝望,而是一种冷冰冰、软绵绵的绝望,是以那种客客气气温厚和善的微笑而掩饰着的绝望,我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疾人。

“从生活的风暴中,我这人所承受所接纳的仅仅是某些思想——而不是任何情感,我这人早就不是靠心灵而是凭头脑在活着了。我斟酌着、检视着我自身的激情与行为,均出自纯粹的好奇,而不掺进丝毫的同情。在我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在生存这个词的完全本真的意义上活着,另一个则思考着审视着他。”

可见,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现代个性,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现代个性。

“我这人肯定肩负着一个崇高的使命,因为我觉得我的心灵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但我就是没有猜透这一使命是什么?我醉心于那些空幻而轻浮的情欲的诱惑,经过情欲的熔炉的锻炼,我便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但却由此而永远失去了那些高尚的 pursuit 的热情——这热情乃是一个生命最美丽的花朵。而且从那时起,我已经有多少次扮演了命运之神手中那个斧头的角色!就像一种刑具那样,我落到那些命中注定的牺牲品的头上,往往并没有那份凶狠,一向也没有那份怜悯……我的爱情不曾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这人从来没有为我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自身的享受才去爱的;我贪婪地吞噬着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快乐与痛苦,一味地去满足心灵奇怪的欲求——这欲壑从来也没有被填满过。”

“一些人会把我看得比实际上的我要坏些,另一些人则会把我看得比原本的我要好些……一些人会说:他这人是一个大好

人；另一个人则会说：他可是个恶棍。这两种看法都将是错误的。”

“我这人，就像那在双桅横帆的海盗船上出生并且在那儿成长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风暴，习惯于搏斗，而一旦他被抛到岸上，那么，不论绿阴匝匝的树林怎样引诱他，不论和煦温存的阳光怎样沐浴他，他都会觉得寂寞，感到苦闷。”

的确，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就是这样的一个在生存的风雨中执著地搏击着的“水手”。

这位“水手”与命运的搏击又富有悲剧意味。他身上的毛病、弱点与激情、魅力并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彼此共生融为一体的。因而，用“惩恶扬善”的观点来推断毕巧林这一人物形象的道德伦理价值，用“谴责”或者“辩护”这样的两分法来判断莱蒙托夫的审美观照立场，都将会走向对小说、对人物思想内蕴的误解与歪曲。重要的是，要识读出小说文本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至少，要设问一下，莱蒙托夫何以称毕巧林是“当代英雄”？“也许，某些读者想打听我对毕巧林的品性是怎样的一个看法？——本书的书名便是我的回答。”倘若，我们能读出这本身就是一个“辛辣的嘲讽”，那么，其锋芒所向究竟是这个英雄本人还是英雄生活于其中的“当代”呢？小说篇名《当代英雄》的俄文直译本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其逻辑重心何在，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来一番细细揣测。

真正的经典不仅仅向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提供那蕴含深邃，从而可让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去品味的思想，而且还得拥有极富独创性新人耳目让人们叹为观止的形式——如果我们假定作品的思想与形式尚可分开而论的话。在叙事文学表现形式方面，塑造出毕巧林这一经典人物的《当代英雄》也堪称是具有

开创性拥有高品位的一流作品。至少,《当代英雄》在人物形象体系、情节结构编排、叙事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赢得了许多艺术大师异口同声的称赞。在这方面,一百多年来涌现出的评论文章与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进一步的发掘仍在进行,像对任何一部经典的解读一样,《当代英雄》的艺术魅力也是一口挖不干的活泉。

且以毕巧林这一中心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

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分明采用了逐层递进“层层剥笋”式的“聚光”方式,以爱情、友情、自然风景这三大参照系,以毕巧林的自我意识为焦点,多侧面地展示这一“水手”与命运搏击的栩栩如生的画面。即便以爱情这一衡量人物个性“品位”的最基本的尺度来看,毕巧林所经受的爱不仅具有戏剧性的引人入胜,而且具有丰厚的哲理蕴藉与象征意味。如果说,毕巧林与高加索少女贝拉的爱,表现了那种在19世纪之初的伦理哲学中至为重要的“自然之爱”,他与滨海小镇上以走私而营生的“少女-水妖”的爱,体现着那种在文学作品中已成传统的“浪漫之爱”,那么,他与公爵夫人薇娜、公爵小姐梅丽的爱,便是对贵族上流社会中备受扭曲、已经异化的“现实之爱”的生动写照。也正是通过这些或质朴矫野、或精明泼辣或优雅执著的女性形象的“聚光”,毕巧林这一在激情中游戏,在游戏中检验自身生命活力的“水手”形象,放射着一层又一层的光芒。其中,毕巧林与薇娜从青梅竹马到藕断丝连,不仅现实地勾勒出“当代英雄”在爱情生活上的一往情深,也隐喻着这位英雄对稍纵即逝的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还暗示着这一理想之可望而不可求!这里,是否孕育着后来称之为存在主义哲学的那种激情呢?

经典之作的结构谋篇总是独具匠心的。《当代英雄》的结构

已显示一位叙事艺术大师的高超水平。这部由五个故事连缀而成的长篇,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按部就班的顺时而叙的方式,而代之以将人物个性按层层递进式展示开来的内在逻辑顺序。作家先通过“第二手资料”——过路军官、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这些“讲故事者”的视角来间接地“折射”毕巧林的个性特征,再以主人公本人的笔记来直接地“袒露”其思想、感情与行为。如果说小说的第一部是旁观者客观的“观照”,那么,第二部便是心灵的“自白”。各个故事之间用“序言”或章节“标题”连缀成一体,使叙事本身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扣人心弦,又留下空白,让读者去回味。这不仅体现着莱蒙托夫作为一流小说家兼剧作家的艺术个性,而且还表明这位俄罗斯古典作家审美意识的某种“现代性”——对新型的读者的信赖,对新型的“作者形象”的探索。《当代英雄》这部小说文本中不时闪现的作者——叙述者的分离与同一,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与潜对话,都预示了某些在20世纪的叙事文学中得到发展与高扬的诗学手段。《当代英雄》的结构艺术,应当说是印证“情节与本事”这一对叙事学理论范畴的一个典型文本、感兴趣的作家、批评家甚至文艺理论家,也不妨驻足于此而多加揣度。

至于莱蒙托夫的小说语言,在《当代英雄》问世以来的这一百多年来,更是备受推崇。别林斯基当年就赞赏道:

“每一个词都是那样意义深远,连奇谈怪论都是那样富有教益,每一个情境都是那样饶有兴味,描写得那样栩栩如生”,那样贴近每一个“思索着和感受着的人”的心,以致每个“这样的人”不仅把它看作是小说主人公的自白,而且看作是自己心灵的自白。果戈理曾声称:

“我们无论谁也写不出这样真实、这样美妙、散发着这样馥

郁芳香的散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指出：

“在文笔方面，应把莱蒙托夫摆在普希金、果戈理之前”。

契诃夫说过：

“我不知道有比莱蒙托夫的语言更好的语言”。

列夫·托尔斯泰叹息道：

“如果莱蒙托夫活着，那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谁也不必存
在了”。

阿·托尔斯泰则指出：

“小说家莱蒙托夫——这是一个奇迹。全部俄罗斯小说的长
河源自这一清澈透明的活泉”。构成《当代英雄》五故事之一的
《塔曼》，曾被许多文学大师一致推举为美妙绝伦的散文名篇。别
林斯基认为这篇故事是不容许摘录的，要摘录就得逐字逐句全
部抄录下来；列夫·托尔斯泰曾毫不犹豫地认定《塔曼》为俄罗斯
散文作品中最完美的一篇；屠格涅夫曾赞叹道：《塔曼》多么迷
人；契诃夫认为，学写作时要像中学生们学课文那样分析这个故
事，分析各个字句，分析句子的各个成分。总之，莱蒙托夫的小
说，这可是一部“注定要永远不老的书，因为它刚刚诞生的时
候，它就洒上了诗的灵水！”

亲爱的读者，我在这里向您袒露一个秘密，25年前，正是莱
蒙托夫的这部《当代英雄》引领我走上俄罗斯文学之旅！我与俄
罗斯文学的“初恋”乃生发于兹。今天，若要我在群星璀璨的俄
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中选出我的最爱，我想，还是非莱蒙托夫莫属，
非《当代英雄》莫属的！

目 录

前 言	周启超 1
序 文	1
第一部	3
一、贝 拉	3
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51
第二部	82

序 文

任何一本书中的序文,都是最先被看到而又最不要紧的;它或是对写作意图的一个说明,或是对付批评的一种答辩。然而,读者通常并不理会道德教化上的用心,也并不留意期刊杂志上的攻讦,因而他们也就并不去阅读序文。固然这很可惜,但实情就是这样,尤其是在我们这儿。我们的读者群尚且这般年轻,这般单纯,倘若在寓言的结尾找不到某种道德训谕,他们就不明白这则寓言的寓意。他们品味不出笑谑,感悟不出反讽;他们的教养简直太糟糕了。他们还不知晓,在讲斯文的社会里与讲正经的书籍里,是不能有公然谩骂的一席之地的;他们还不知晓,现代文明已经发明了一种更为锋利的、几乎不见形迹然而却令人致命的武器——这种武器,披着阿谀奉承的外衣而给人以难以招架的、切中要害的打击。我们的读者群犹如一个乡巴佬,在暗中听到了分属敌对宫廷的两个外交官的一场谈话之后,就一心认定:这两位中的每一个都在欺骗各自的政府,而维护他们个人之间最诚笃的友情。

这部书不久前就已经蒙受了一些读者甚至某些刊物的错爱——对文本字面意义之不幸的轻信。另一些读者则委屈得要命,他们因为把**当代英雄**这样不道德的人树立为他们的典范而

真的生气了；再有一些读者则非常精妙地指出，作者这是在描绘他自己的肖像，在描绘他周围一些熟人的肖像……迂腐而又委琐的成见！但是，看得出来，俄罗斯这地方生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儿的一切都可以变更，除了诸如此类的荒唐。神奇的童话中最为神奇的，在我们这儿也未必能逃脱蓄意侮辱人格这一类的指责！

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一幅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滋生开来的种种毛病所构成的肖像。诸位又会对我说，人不可能这般邪恶。那我却要问问诸位：诸位既然相信形形色色富有悲剧意味的与风流浪漫的坏蛋之存在都是可能的，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毕巧林也是确有其人呢？诸位既然欣赏那些更为恐惧与更为荒谬的向壁虚构，那么，为什么这一典型人物——即便被视为虚构——在你们心目中就得不到怜惜呢？这是不是因为，在这一典型人物身上有太多的真实，比你们所欲看到的还更真实？……

诸位会说，这对道德风尚无所补救吧？恕我直言，给人们的甜食已经够多的了；过多的甜食已然伤了人们的胃口：需要的乃是苦口的良药，是逆耳的真言。不过，请诸位别据此就以为本书作者心怀狂妄——曾经怀有那种要充当人类习性毛病的诊治与矫正者的幻想。上帝保佑，别让他滑入这般无知而狂妄的地步！作者只不过是乐于描写描写当代人——这，固然是他所理解的当代人，然而，令他与诸位都很不幸的是，又实在是太容易遇见的。且让病症被诊察出来，至于如何去医治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第一部

一、贝 拉

我搭乘驿车从第弗里斯起程。我放在马车上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不大的皮箱，箱内一半的空间，都被那些有关格鲁吉亚的旅行笔记塞满。那些笔记的大部分，——这可让你们庆幸——后来都丢失了；而那个皮箱以及里面的其他什物，——算我走运——竟完好无损。

我的马车驶进科依沙乌尔山谷时，太阳已开始躲到白雪皑皑的山脊后面。赶车的奥塞梯人一个劲儿地鞭打着马儿，想赶在夜幕降临之前爬上科依沙乌尔山岭，他一边策马，一边拉开嗓门高声唱起来。这山谷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环视四周，映入眼帘的俱是那不可及的、红殷殷的山崖，崖面上爬满了绿阴阴的常青藤，崖顶上点缀着一丛丛的悬铃木那蓬大若伞的树冠；那黄斑斑的悬崖，布满了由流水冲蚀而成的一道道沟痕；抬头远眺——高耸入云的积雪仿佛是一条条金灿灿的流苏；往下俯视——阿拉格瓦河拥抱着另一条从黑洞洞、雾漫漫的峡谷中哗哗地奔涌

出来的无名小河，汇合成一根银练而蜿蜒开去，像蛇晃动其鳞片那样闪烁着粼粼波光。

车行至科依沙乌尔山麓时，我们便在一个小酒铺旁停歇下来。二十来个格鲁吉亚人与高加索山民嘈嘈嚷嚷地麇集在这儿；一支骆驼驮运队也在附近歇下来，准备在此地过夜。我得添租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高山，因为已经进入秋寒季节，路面上已结有薄冰——而要翻过这座山差不多得走两俄里路。

无可奈何，我就租来六头公牛，雇来几个奥塞梯人。他们当中的一位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呢，则几乎只用吆喝来催赶着那几头公牛。

跟在我的马车之后的另一辆车，只用四头公牛拉着，看上去还不怎么费劲，虽然那车上的货物都装上了顶。这情形令我纳闷。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一边走一边还抽着烟。他用的是卡巴尔达人使的小烟斗，烟斗上镶有银边。他身穿军官服，但制服上没有带穗肩章，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皮帽，那是切尔克斯帽。这人看上去五十岁上下。他面色的黝黑表明这张脸早就领受了外高加索阳光的沐浴，而他那副过早灰白的胡子则与他那硬朗的步态与抖擞的神态不大相称。我走到他面前，行了个鞠躬礼，他默默地以一个躬身还了礼，口中吐出一缕浓烟。

“看来，我与您是同路了？”

他又默默地行了个躬身礼。

“您想必是上斯塔夫罗波尔去吧？”

“正是……给公家送东西。”

“请您说说，为什么四头牛就能这么轻松地拉着您这辆重载车，而我这辆空车用六头牲口拉着，外加这些奥塞梯人帮着，走